

隔离前，她们去过4个城市，跟80多人吃过饭

Original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2 days ago



村委会将“福”字作为封条贴在门锁上。受访者供图

本文约3577字

预计阅读时间9分钟

作者 徐竟然

编辑 秦珍子

秦箬和妹妹在救护车上度过除夕夜。

车厢里，坐在对面的医护人员身着防护服，没有一寸皮肤暴露在外，秦箬隔着护目镜看见对方的眼睛。

秦箬是嘉兴人，一家6口，5个人在武汉生活，只有她在湖南读研究生。和往年一样，春节前，秦箬放了寒假先去武汉，再和家人一同回嘉兴。

今年，一家人兵分两路。1月13日，秦箬和妹妹从武汉汉口火车站出发，经南京、苏州，一路游玩吃喝，坐车乘船，1月16日抵达嘉兴。父母则打点好生意，带着祖父母从武汉自驾返程。

2020年年初，这旅程拥有别样的意义。除夕，秦箬的妹妹发烧了。赶来的医护人员听完姐妹俩的行程，沉默半天。秦箬也沉默了，她揣度着，“对方应该正在默默计算（如果确诊感染）需要隔离多少人”。

救护车灯一路爆闪，最终停在一家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。

这是庚子鼠年的第一天。

1

几个小时前，秦箬姐妹还和父母、祖父母在家中吃年夜饭、看春晚，并进行新增加的全体家庭成员活动——测体温。体温计是前一天秦箬爸爸从卫生站领来的，按人头发放，秦箬家领了6个。

5分钟后，秦箬的体温计示数是“37摄氏度”，妹妹的示数是“37多一点”，全家的体温都略偏高。妹妹还有些咳嗽，说“手酸，腿酸”，感觉“和症状对上号了”。

一家人推测，肯定因为是晚餐喝了酒，或是关了空调着凉了，没特别紧张。妈妈叮嘱秦箬和妹妹分房睡，又给妹妹找来口罩戴上。

晚间11点多，爷爷奶奶先休息了，爸妈也回屋了。妹妹还在咳嗽，秦箬姐妹睡前又测了次体温，妹妹“37.4摄氏度”，秦箬突然“慌了”，叫醒爸妈，再给妹妹测一次，“37.5摄氏度”。妈妈已经“站都站不住了，腿都软了”。爸爸给村长打电话说，“武汉来的有点发热。”村里联系了急救车。

虽然秦箬没有发烧，但两姐妹同吃同住，为了和19岁的妹妹作伴，她也一起登上了救护车。出发前，秦箬带上了一根眉笔，“因为不知道要住多久”。

2

眉笔并没有派上用场，在医院里不太需要见人，秦箬脸都没洗过。

初一夜里1点半，她们抵达医院后，做过CT检测和咽拭子核酸检测，秦箬姐妹住进负压隔离病房，病房内有两道门，一道用于医护人员通行，另一道连接病人通行的走廊。护士叮嘱姐妹俩尽量不要出屋，“左右住的都是检测结果未出来的隔离病人”。病房的窗子没有窗帘，秦箬曾看到，有人睡觉也戴着口罩。

妹妹很快入睡，但秦箬睡不着，刷微博直到早上6点多。

秦箬第一次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印象，是2019年12月31日，她刷到一条“武汉未知肺炎，专家组前去调研”的热搜，还特意截图发在家庭群里，叮嘱身在武汉的家人不要乱跑，让正在外地的父亲“回武汉时不要走汉口火车站”，记得戴口罩。

“过了十几天，也没有看到更多消息”，秦箬自称“仿佛中邪一般忘记了肺炎这事”，以为“过去了”。她和妹妹游玩的计划一点没有受到影响。

走访亲友、置办年货，一家人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准备着。1月20日，腊月廿六的中午，秦箏一家宴请宾客，参席亲友约有80余人，席间有亲戚开玩笑“听说你们是武汉回来的，不能靠近你们”，大家边“打趣”边端起酒杯谈笑。截至这场聚餐结束时，公共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还是“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”。就在当晚，钟南山发声，肯定了“人传人”。

3

秦箏一家在武汉的住处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约7.5公里，驾车需要15分钟，虽然家人从未去过这间市场，秦箏仍然忐忑，她想起自己在汉口火车站候车及乘车出行的经历，公共场合人们饮食交谈，熙熙攘攘看似如常。

即使新冠病毒“人传人”现象已得到确认，6口之家，也只有两个孙辈重视。秦箏的父母还准备去参加朋友儿子大年初六的婚礼，秦箏粗略估算了一下，婚宴上大概有30多位武汉返乡人员，“我们这里很多人在武汉工作”。她打开电视，寄希望于新闻能说服长辈，但正在播放的新闻多与肺炎无关。

直到1月22日，秦箏父母从熟人那里获知，“附近有村子办酒席，席间一位武汉返乡人员发烧了，7桌客人全部被隔离”。他们开始发自内心地警惕。而后一位在温州的朋友被确诊的消息传来，“感觉这事就在身边”。

“我和妹妹刷微博刷得比较多，我们还盘算了一下，万一我们出事了，我们还去了南京，大家全完蛋了……”在登记回乡接触人员时，秦箏父母写下名字的接触人员将近百人。秦箏见过电视上滚动播出的确诊者行程，她这种是一定会被人指点议论的，但她肯定地表示“如果早知道疫情有这么严重，绝不会出门聚会，更不会到处旅游”。

好在姐妹俩的CT检测并无异常，体温自入院当天起就恢复正常，两次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，后续无其他临床症状。秦箏父母也到医院做过CT与核酸检测，均无异常。曾与秦箏一家聚餐的亲友身体暂无异常。

大年初三，医院通知秦箏姐妹出院，在她们入院隔离时，镇上所有的武汉返乡人员都已被隔离到酒店。秦箏妈妈曾给女儿发来小视频，男女老少背着行李、戴着口罩、登记入住。村里派车接姐妹俩前往已被镇上征用的隔离酒店。

“一看就知道那个车是来接你的”，秦箏回忆，司机师傅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，虽然穿着的并不是医护人员的那种防护服，但全身都包起来了。上车前她们靠电话短信交流，上车后再没说过话。车子行驶了近20公里，车窗始终是摇下来的，冷风呜呜地往车里灌。

4

大年初一，当秦筝姐妹正在等待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时，她们在家族微信群里看到“自己被确诊了”。

发布消息的是秦筝的姑父，姑父称“我们村里有两例已经确诊”。姑父从朋友群里获得了消息，源头几不可考的“小道消息”被转了几道，转进了家族群。

全家都知道“村里有两例”指秦筝姐妹，只有她们是村里目前被送进医院的人，此前秦筝还在家族群里通报过自己的情况，嘱咐亲人不要走动，但她没想到辟谣之路是从给自己辟谣开始的，“感觉人们在想象我们的检查结果”。

村民群里有人发“早上看到鄂A牌照的车往村里开”，有人发“不要让他们进来”，有人发“赶紧抓起来”……秦筝回复“见到就报给村里，让村里去核实”。她觉得有些残酷，“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只是一些人在武汉工作”。

群里有人发了路障图，说“嘉兴封路了”，秦筝找来官方消息辟谣；群里有人说“酒店都被征用了”，她回过去征用的真实情况；有人说“疫情比你们想象的严重”，她回复真实的隔离情况。秦筝理解村民的臆测行为，究竟有多少人正在隔离，谁在隔离，隔离期多久，他们并不知道。秦筝想：“要是村里能及时把情况通报给那些未被隔离的人会不会好一点？”

大年初一清早，秦筝的奶奶出门遇上一位村民，村民前一晚看到过救护车，问老人“知不知道带走了谁家的谁”。

因为睡得早，奶奶还不知道，带走的是自己的孙女。

5

1月31日，自武汉返乡日算起，14天隔离期结束，秦筝一家回到了家。爸爸给院子门上了锁，还和爷爷奶奶强调“不能出去玩”。

阳光好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

邻居隔着门栅栏喊话，有人知道秦筝一家平日在外工作，家里没囤粮，给他们送来自家种的青菜。奶奶让邻居把菜放在门口，一会自己再去取。邻居问，“有那么夸张吗？”这回换老人给他们讲解。有人路过朝屋里喊“要不要打麻将”，老人讲“不打，不能聚集，不要乱走”。

但14天隔离期的结束并未宣告危机的彻底解除。秦筝一家曾住过的隔离酒店中有人过了14天隔离期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。钟南山团队的研究也称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24天。

秦筝所在的村被“封”了，小路设置卡点，只有户籍在此处的人才可进入，进出村民都要量体温。2月2日，秦筝家也被“封”了，但村里很温柔，贴到门锁上的是一张“福”字。家里有需要的物资，

汇报给村委会，村里派人送来。村委会每天都拖着喇叭满村转，宣传疫情防控。秦筝听说，自己和妹妹坐上救护车的那天深夜，村委会的人被“她这个突发情况”从被窝里拖出来开会。



村委会贴在秦筝家栅栏外的粉色告示

2月11日，村里撤走了秦筝家的“封条”。结束了10天加长隔离期的一家人已经形成共识“家里最安全”，自发在家继续隔离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还有“家”可住已让秦筝觉得“幸运”。她的一位朋友从温州康复出院后，正在酒店隔离，但因常年生活在武汉，并没有温州的居所，“隔离期结束就要无家可归，亲戚家的房子小区邻居反对他们住”。

姐妹俩还没开学，一家人在嘉兴度过元宵节。在武汉做线下服装生意、“自己给自己发工资”的秦筝父母做好了上半年都不再回到武汉的准备。虽然生意完全停工，但铺面租金还是要交，他们庆幸“没有雇人”，“还是命重要，钱嘛，算了”。秦筝父母的客户有人已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。

一个深夜，秦筝发了条有6张配图的朋友圈，全都是武汉的美食。她想念那座城市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可以真正解除，人们能畅快地呼吸，自由地行动，抬头就能望见天空。



2020年2月6日 凌晨1:03



秦箏发布的朋友圈截图

透过院门栅栏，仅能看到的那片光秃秃的水田秦箏实在看腻了，但她知道，那里种了藕，等到夏天就会长出成片的荷花。

（应受访人要求，秦箏为化名。马奎对本文亦有贡献。）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出品

微信编辑 | 陈轶男



觉得好看请点这里

